

漢留史

劉師亮著

劉師亮著

漢
留
史

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初版



有 著 作 權
翻 印 必 究

精裝一冊定價大洋貳元

著 作 者 劉 師 亮

校 勘 者 廖 恆 昇

印 刷 者 中 外 印 刷 公 司

上海麥賽而蒂羅路九十號
電話八一七三六號

發 行 者 劉 師 亮

陳 俊 良

總發行所 上海法租界皮少耐路九十二號

分發行所 各 地 書 局

白序

此篇近三百年之漢留史實，乃余數十年耿耿於心而未能強述顛末者，今得劉子師亮竭六閱月之精力，詳徵博引，核誤證實，劃章分段，縷而述之，成漢留史一書。匪特爲近代社會文獻之巨著；亦我漢留引重歷史觀念教明源流之範本。文字之工巧，引證之翔實，余雖非雞林末流，未窺堂奧，然亦覺讀之上口，詞旨瞭然，殆非爲文之技巧盡矣。

蓋漢留史一書之成，實乃漢留團體復興之曙光。何則？昔龔自珍著古史鈞沉論有云：「滅人之國，必先滅其史。一反之，則昌人之國，必先昌其史。歷史之感人偉且大矣。蓋漢留之衰落，胥因不明歷史之由來；組織之使命。以致所向者悖；所行者匿，蕞爾自甘，良可慨惜。近幸書成問世，復丁茲國難當前，有此一篇，自可促成民族自治之能力，光大漢留團體。循此以進，苟能由民族自治而轉入富強之域，一洗國家奇恥巨辱，則史不沒矣。」

大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十八日，長壽，白 燊序於滬濱

任 序

近三百稔之漢留，事雖不沒，史無所載，祕而不彰，旨何由鬯，撫今思昔，何其悖也。

夫綱舉目張，縱陳橫達，編年書月，記實證誤，修史之正軌也；軼聞遺事，有所關聯，擷菁撮要，加以互證，修史之旁櫬也；改進修明，益以方軌，因時施計，愜於衆心，修史後之策勵也。師亮爲此史，正軌旁櫬，互有所到，策勵之方，定當有繼。成竹在胸，操筆不難，是則吾人所殷望於此史之後，必須之撰著也。

乙亥四月，巴縣，任漢欽序於滬上

廖序

甲戌小陽，七日，余與師亮晤於滬邸，談言之間，絕不類其初識者；蓋因同道於漢留，心相契也。聚首未久，師亮以編纂漢留史告余，謂余涉臘此道，日久驗豐，曷當吐述，以實篇次。然此意亦余所久欲傾洩者，遂盡所懷。噫！吾其有寄矣。乙亥四月書成，歷時六閱月。然於書中節扣，行文波折，則非余所知者。僅成數語，辱篇之眉。嗚呼！此書成後，而漢留庶有歸宗溯源之妙也歟！

乙亥四月，巴縣，廖恆昇序於海上

文序

唐韓退之曰：「莫爲之前，雖美而不彰；莫爲之後，雖盛而不傳。」此言雖小，可以喻大。憶自東胡異族入主中夏以來，虐我漢人，殘毒極至，揚州十日，嘉定三屠，實我炎黃民族史上空前絕後之奇恥巨辱也。乃我當時漢族中之智識份子，竟昧於華夷之辨，貪其利祿組綬，甘心認賊作父，覩顏事仇。例如清初之洪，錢，沈，范，中葉之林，胡，曾，左，清末之，張，李，劉，袁；更可異者，康梁輩保皇黨之組織，撫今思昔，真令人啼笑皆非。幸前有朱明遺士黃黎洲，顧炎武，王船山，傅青主，洪啓盛，鄭成功諸先覺，出而籌復明之策，或著書立說，作文字上之宣傳；或結盟聚會，謀實際上之行動，緣此，而漢留之誕生，卽肇迹於鄭成功之金台山明遠堂矣。歷今三百年之繁衍，遍於國中，後卒能助革命領導者——孫中山先生——之成功，推倒滿清，肇造民國，實較漢族中任何階級富於奮鬥犧牲也。惜以年代久遠，

時事推遷，使此負有保存民族思想之漢留，不能爲人所重視，殊爲遺憾。其原因有二：其一因鄭成功氏開山立堂之「金台山實錄」及郭永泰開蓋忠山添編之「金不換」，乃封建時代遺物，類多神怪妄誕口吻，與現今黨治國體，不相適合；其一因漢留團體中份子複雜，且多不明歷史之組織；及所負之責任，如此爭能發揚漢留之光大耶？更觀方今暴日憑陵，挾溥儀據我東北，引起遠東之風雲緊急，波及世界和平，欲救平此種危機，非民族自治力堅強不可。竊漢留乃民族自治團體，允宜復興之必要。但復興漢留，首重歷史觀感，乃有師亮先生酌古準今，因時制宜，編撰漢留史一書，用以昭告漢留之歷史宗旨於社會，提高漢留身價，並激發救亡圖存之意識。此書作者於漢留本身有四十餘年之經驗，更詳徵博引，層次井然。於漢留過去之歷史產生；及中間之奮鬥經過，闡發無遺。值茲付印之始，將來出版時，不第「文出滿城傳」而全中國亦傳之遍也歟？噫！漢留身價之騰躍，庶幾繫於斯篇矣。

大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二日，綿竹，文勁濤序於海上

呂 序

漢留；負有三百年歷史的漢留，一切過去事蹟，好像一部沒有攝製完美的影片一般，每每閉目默想或談起地時候，模模糊糊地總有一絲印痕在我們的腦膜上盪幌着，假使要我們充分地說出過去那般值得稱慕的英雄事業；以及一切歷史上的過程：在某一個時代是胚胎；某一時代是昌明；某一個時代是隱晦，這恐怕是一個較難地述說。因為過去撰述史蹟的文字，顯示給我們，不僅是有限；而且可以說有時完全沒有。既缺乏史蹟文字的顯示，故人們對於漢留歷史上的信仰和認識，也沒有堅確地樹立。「盲人述日」，不過是想像中地推測。所以漢留歷史，因這樣地竟造成了言人人殊的空氣，沒有正確的圭臬。質言之：就是缺乏史實文字的根據，好像一個瞽者，沒有他探路的竹杖一般。

歷史的重要性，在人們久已忽視無睹；尤其是漢留歷史，更忽視無覩。

不然！三百年來竟無一人出而修纂；或略作一部分的供獻。假使從前有人完成這項工作，在漢留史實上成有一統系文字的敘述，作為根據，拿來昭示給人們，又何致今日漢留呈精神頹喪，組織懈弛的病態。不但這樣！甚致養成許多壞份子為漢留本身上的蠹賊，這恐怕還是無明白昭示漢留之對象及其使命所釀成的啊！

現在在這部模糊影片似的漢留體積上作分析檢討工作的師亮先生，破費了六個月的工夫，撰訂成一部五萬餘言的漢留史，——也可說是「漢留祕密書」以及「海底」「金不換」一類的名詞的變象撰述，不過盡了一番厘訂修正的能事。從縱地方面纂述過去的史實，如職名，運用，組織，香規，例書，都很充分地用有統系的文字，顯示給我們，很是繁細；但是從橫地方面的插敘，如原起，沿革，海底，以及對於明室遺老，洪門關聯，也可說是在史的本質上添了不少的生氣。雖然有時看見敘述某人某事，太覺囫圇，失却修纂史籍的重要性——翔實撮要。但是這點不能不顧慮到作者取材方面，是否

於某某人事的軼聞事有典籍可按。這點也在師亮先生的口中，屢次談及搜集史材的困難，不能事盡備細，更引爲一樁缺陷的。

這本在從前難以見面千金不換的祕密書，現在已從悶處在三百年來的暗櫥裏跳動出來，給我們見面了。同時好像啓開了一箇鑽石的寶匣，將一粒一粒的鑽石，傾倒出來，被太陽熱烈地撫摩，一定要發射出牠異乎尋常地光彩，使人們在視覺上感受着銳敏地刺激，察覺出牠本質上的一切。那麼，人們對於從前那般想像中地推測，到今天可完全明瞭了。

至於全書的修詞，我認爲用來撰漢留史是「恰如其分」的，這無待質諸高明。

一九三五，四，三，呂次文序

廖序

漢留者，取漢族遺留之義也。命名之初，寓意極爲深遠，觀其所持禮節規範，無一非輔助社會人類之道德；又無一不含有排除胡虜之革命思想。其最顯著者，當亡清有辯搭時代，雙方初次會晤，出接上覆時，莫不以辯搭斜掛眼前，以示爲此豚尾，纔與漢留之義。前人寓意，洵深且遠哉。且十條，十款，三綱，五倫，六律，八則，九章，十禁，以及香規儀注，莫不編成淺近韻語，以其深入人心，最易發人警省也。惜年久失真，無人訂正，引以爲憾。去歲劉君師亮來滬，以同道之誼，勉以修史，君亦引爲己責。今年四月，全書告成。觀其編年記月，史蹟翔實，事無巨細，加以考證，洵稱漢留信史，俾後之續史者有所根據。噫嘻！漢留以百折不撓之精神，由祕密而達開明之途，君大有力焉。余不學無文，權供數語以誌。

乙亥四月，彭縣，廖海澄謹序

杜序

凡言漢留者，多謂「只知江湖貴重，不知江湖香規禮法」。誠哉是言也。蓋漢留向以秘而不宣，以致可貴可寶之正大團體，未能煌煌然生存於社會，甯勿恥乎？卽有新進步之所稱苑內人者，對於主義工作歷史，亦予茫然，因無史冊可按，復乏典籍可稽，不過人云亦云，人然亦然，大都數典忘祖，安可復責以不知香規禮法者哉！今幸劉子師亮竭數月之力，一朝而表彰之，傳述之，後之言漢留者，亦知先進創造之維艱，繼承之不易，此書一出，可爲漢留之先河矣。矧丁此振興民族之秋，不但言漢留者，有手此一篇之必要，卽非漢留之各界人士讀此史，亦應心賞此民族自治團體之楷模耳。

大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，成都，杜瀛洲謹序

汪序

余與師亮相識以還，偶於席次接談，道漢留往蹟綦詳，口滔滔如懸河；且談言微中，實有所據，此君可謂知而能述，洵雄才也哉。不久，復以漢留史一書示余，余不覺驚嘆。噫嘻！君不第能述之，且能著之。閱其文，極清鬯；考其事，無少訛；編纂層次，有條不紊，益知其爲撰史之巨擘也，蓋漢留之昧於依據者久矣！今得此史以彰之，庶可勃興；然亦略有更善之處，則有望於羣力之相勗，而漸進也已。

一九三五，四，十一，汪禹承序

黃序

凡物莫不有史，有史莫不有傳。顧傳之者，分有價值與無價值兩等耳。若有價值，雖無史而亦傳；若無價值，雖有史而傳亦不久。何也？有無價值在後人之評定而已。至物之傳，全依於史，而史之傳，轉憑於物，是物與史如車輔相依也。若我漢留爲保持漢族最有力之正大團體，雖無史而能流傳至今者，以其仁義爲體，道德爲用，富於革命思想故也。今師亮君所著之漢留史，灼爲千秋巨著。夫有一日之漢留，此史則有一日之評價，是此史與漢留同其休止耶？今全書問世，余以一語勗之曰：「傳」。曰：永傳。

乙亥夏，宜賓，黃雍州序於申江

文序

漢留史一書，識者自有論定，更無待乎讚一辭，文章有價，自不沒矣。然則此書不但能將漢留史蹟，闡發無遺；且更詳察漢留本身，則見我炎黃民族有堅強自治之精神，其潛力在民衆間，有不拔不蹶之勢，遞嬗三百年，塊然尙存也。噫！此點得毋謂炎黃民族之特性歟？復有論者，考中國學者所著之社會史，大率偏於纂述膚淺之事實，而於社會事物之因果關係，及其詳細組織，尙未涉及。劉君師亮爲此書，雖直述漢留種切，若析而觀之，則社會局部之形成，便可見其腹壁。亦漢留之信史；亦社會史之巨著也。

大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，長甯，文滌生謹序

謝序

漢留之組織，嚮以「海底」爲原則。考金台山原本，僅有八令。而後之組織，爲因時制宜計，推廣若干令式，以適應用。惟新開山堂手續太繁，且不易作一方手。而席上封官，未免太簡，殊屬草率，不昭鄭重。正以改進乏人，適讀師亮先生手著漢留史一書，篇內附有所修訂之各公口新開山堂或新立碼頭行禮式一則，瀏覽之餘，驚爲偉構，實先得於我心者矣。丁此維新時代，凡百改進，允宜因時利導，作成一種不繁不簡不過不及之行禮式，俾新進者可瞻仰儀節，且不拘何時何地，均可行之。此書一出，效法者當不鮮人也。吾其爲師亮先生稱道不值。

乙亥夏，簡陽，謝雲程謹序